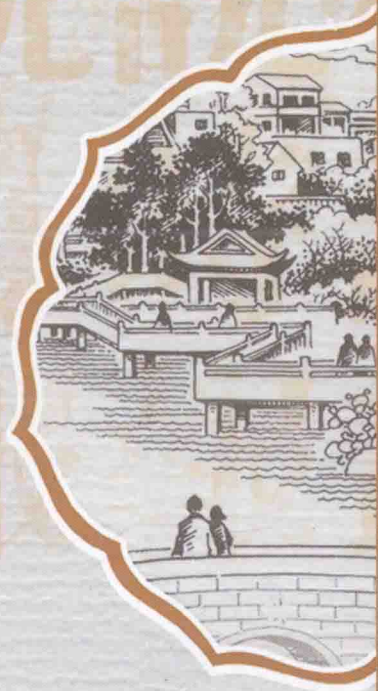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王燕
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6

王燕
輯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輯6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一六冊目錄

繡像小說(第三十七期—第四十二期)

第三十七期 一

目錄 二

文明小史(第四十一回) 三

癡人說夢記(第十五回) 一七

泰西歷史演義(第三十五回) 二七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四回) 三五

活地獄(第十五回) 五五

童子軍傳奇(第九齣) 六三

賣國奴(第四回)	六五
珊瑚美人(第十三回)	七五
第三十八期	九一
目錄	九二
文明小史(第四十二回)	九三
癡人說夢記(第十六回)	一〇五
泰西歷史演義(第三十六回)	一一五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二十五回—第二十六回)	一二七
童子軍傳奇(第十齣)	一四七
珊瑚美人(第十四回—第十五回)	一四九
賣國奴(第五回)	一六七
第三十九期	一八五
目錄	一八六
文明小史(第四十三回)	一八七

癡人說夢記(第十七回)	二〇一
活地獄(第十六回)	二一一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二十七回—第二十八回)	二二三
京話演述英軼日記(卷十二)	二四三
單齣新戲(測字先生)	二四九
童子軍傳奇(第十一齣)	二五三
珊瑚美人(第十六回—第十七回)	二五五
賣國奴(第六回)	二七三
第四十期	二八七
目錄	二八八
文明小史(第四十四回)	二八九
癡人說夢記(第十八回)	三〇一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二十九回—第三十回)	三一三
雲萍影傳奇(上齣、下齣)	三三一

京話演述英軼日記(卷十二)	三三九
童子軍傳奇(第十二齣)	三四三
珊瑚美人(第十八回—第十九回)	三四五
賣國奴(第七回)	三六一
第四十一期	三七七
目錄	三七八
文明小史(第四十五回)	三七九
瞎騙奇聞(第一回—第二回)	三九一
癡人說夢記(第十九回)	四一七
負曝閒談(第三十回)	四二七
童子軍傳奇(第十三齣)	四三五
珊瑚美人(第二十回)	四三七
賣國奴(第八回)	四四五
天方夜譚	四五五

第四十二期 四六七

目錄 四六八

文明小史(第四十六回) 四六九

瞎騙奇聞(第三回—第四回) 四八一

癡人說夢記(第二十回) 五〇三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三十一回) 五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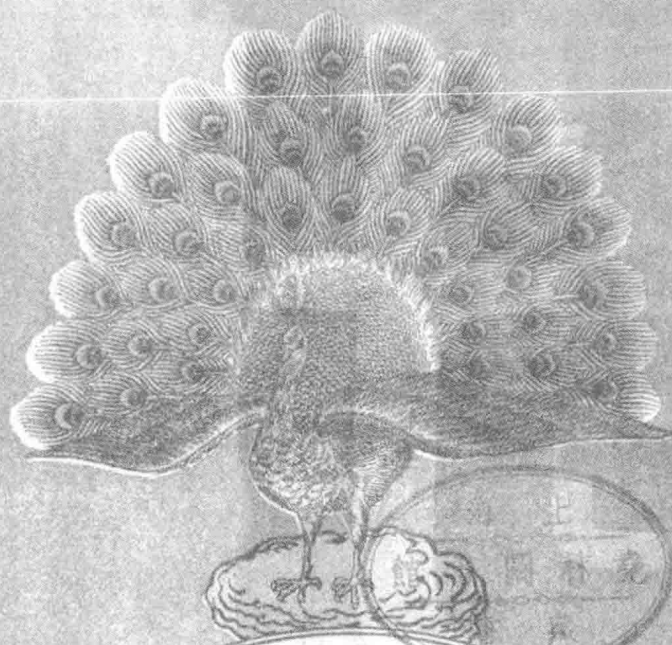
單齣新戲(算命先生) 五二三

童子軍傳奇(第十四齣) 五二九

賣國奴(第九回—第十回) 五三一

天方夜譚 五五三

繡像小說



第參拾柒期

繡像小說第三十七號目錄

文明小史

南亭亭長著

第四十一回

繡像

北闕承恩一官還我

西河抱痛多士從公

癡人說夢記

旅生著

第十五回

繡像

行新政終成黨禍

漏法網巧遇知音

泰西歷史演義

洗紅顏主演

第三十五回

繡像

弔宿草雄主慨前賢

進良箴直臣論先帝

月球殖民地小說

荒江釣叟著

第二十三回

繡像

拯表妹天涯嗟失路

憶慈親海外喜還鄉

第二十四回 繡像

袖神鑣打死陶都監

開毒礮救回李總辦

活地獄

南亭亭長著

第十五回 繡像

挑淑女劣役竟坍塌

探親兄貞姬重入網

童子軍傳奇

遜廬倚聲

第九回 戰耗

賣國奴

德國蘇德蒙原著

第四回

仇逢狹路分外眼明

身困重圍幾遭敵難

珊瑚美人

日本青軒居士原著

第十三回 繡像

喀乃華假公報私讎

陶斯奔鋤強救弱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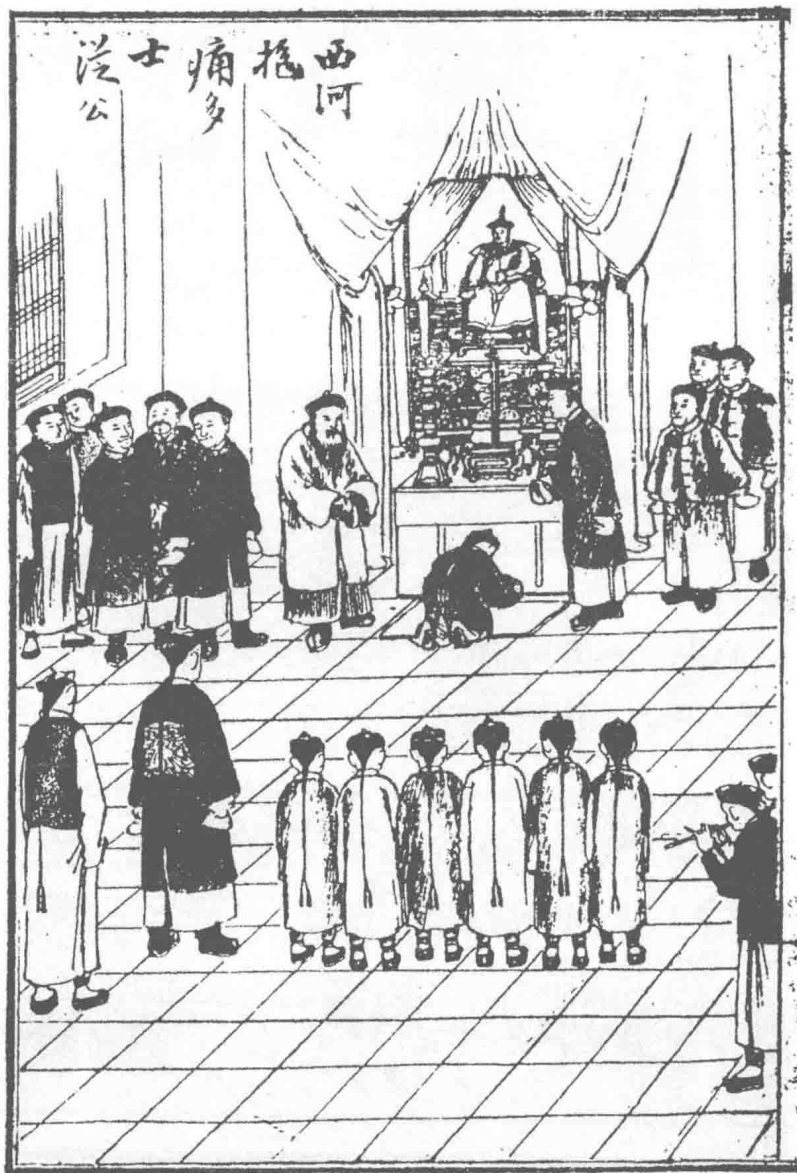
北闕承恩
一官還我

文
明
小
史
第
四
十
一
回
續
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西河
樞多
士
范公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四十一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北闕承恩一官還我

西河抱痛多士從公

却說鈕逢之自從山東回來。一轉眼也有好幾箇月了。終日同了一班朋友。閑逛度日。他自己到了山東一邊。看錢來得容易。把眼眶子放大了。儘性的浪費。幾箇月下來。便也所餘無幾了。他母親看了這箇樣子。心上着急。空的時候便同他說。我兒回來。也空了好幾箇月了。總要弄點事情做做。一來有了事做。身體便有了管束。二則也可賺些銀錢。貼補家用。否則你山東帶回來的銀子。越用越少。將來設或用完了。那却怎樣好呢。逢之道。你老人家說的話。我知道原也不錯。兒子此番回來。也決無坐喫山空的道理。不過相當的事。一時不容易到手。目下正在這裏想法子。總要就在家鄉。不出門的纔好。就是銀錢賺得少些。也是情願的。他母親道。我兒知道着急就好。你不曉得我的心上。比你還着急十倍。一天總得轉好幾回。念頭哩。自是逢之果然到處託人。或是官場上當繙譯。或是學堂裏做教習。總想在南京本鄉本土。弄箇事情做做。有幾箇要好



朋友都答應他替他留心。又當面恭維他。說他說得外國話。懂得外國文。這是真才實學。苦於官場上不曉得。倘若曉得了。一定就要來請你的。逢之聽了。自己却也自負。豈知一等等了一箇多月。仍然杳無消息。薦的人雖不少。但是總不見有人來請。他心急了。便出去向朋友打聽。後來好容易纔打聽着。原來此時做兩江總督的。乃是一位湖南人。姓白名笏綰。本是軍功出身。因爲江南地方。自從太平之後。武營當中。大半是湖南人。倘若做總督的。鎮壓得住。他們都聽差遣。設或威望差點。他們這夥人。就串通了哥老會。到處打劫。所以這兩江總督。賽如賣給他們湖南人的一樣。因爲湖南人做了總督。彼此同鄉。照應同鄉。就是要鬧亂子。也就不鬧了。白笏綰白制軍既做了兩江總督。他除掉喫大烟玩姨太太之外。其他百事不管。說也稀奇。自從他到任之後。手下的那些湖南老。果然甚是平靜。因此朝廷到也拿他倚重得很。一做做了五六年。亦沒有拿他調動。這兩年朝廷銳意求新。百廢俱舉。尤其注重在於開辦學堂一事。白笏綰既是一向百事不管。又加以抽大烟。日頭向西。方纔起身。就是要管。也沒有這閑工夫了。然而又不能不開辦幾處學堂。以爲搪塞朝廷之計。自己管不來。就把這事全盤委托了江甯府知府。他自己一問不問。樂得逍遙自在。你道這江甯府知府是誰。說來來

歷却也不小。此人姓康名彝芳，表字志廬，廣西臨桂縣人氏。十七歲上就中了進士，欽點主事。二十歲上留部。第二年考御史，就得了御史。那時節正是少年氣盛，不曉得什麼世路高低。有位軍機大臣，本是多年的老人，上頭正在嚮用的時候，他偏偏同他作對。今天一箇摺子說他不好，明天一箇摺子說他不好，起先上頭因為要廣開言路，不肯將他如何。雖然所奏不實，只將原摺留中，付之不問。豈知他油蒙了心，一而再，再而三，直把上頭弄得惱了，就說他謗毀大臣，語多不實，輕輕的一道上諭，將他革職。當初他上摺子的時候，還自以為倘若拿某人扳倒，一旦直聲震天下，從此被朝廷重用，起來海裏海外那些想望丰采的，誰不恭維我是一代名臣。如今好處沒有想到，反而連根拔掉。雖說無官一身輕，究竟年紀還小，罷官之後，反覺無事可爲。北京地面又是箇最勢利不過的地方，壞了官的人，誰還高興來睬你？又是窮，又是氣，莫怪人家嫌他，語言無味，就是他自己也覺着面目可憎了，少不得借着伴狂避世，放浪形骸，以爲遮飾地步。第二年方二十一歲，居然把上下鬍子都留了起來。此後南北奔走，曾經到過幾省，有些督撫見了他這箇樣子，一齊不敢請教。後來走到四川，湊巧他中舉人的座師做了四川總督，其時已是十一月底天氣，康志廬還穿着一件又破又舊的薄棉袍。

子。他座師看他可憐。又問問他的近況。便留他在幕中襄辦書啟。一連過了幾年。被他
參的那位軍機大臣也過世了。朝內沒了他的對頭。他座師便替他想了法子。走了門
路。謀幹了賞了一箇原銜。恰巧朝廷叫各直省督撫保薦人材。他座師又把他保了上
去。朝廷准奏。傳旨將他咨送來京。交吏部帶領引見。他罷官已久。北京一點線路都沒
有。座師又替他寫了好幾封信。無非是託朝內大老照應他的意思。等到引見下來。第
二天又蒙召見。等到上去之後。碰頭起來。上頭看他一臉的連鬢大鬍子。龍心大爲不
悅。說他樣子很像箇漢奸似的。幸虧奏對尙還稱旨。纔賞了箇知府。記名簡放。又虧座
師替他託了裏頭。不到半年。居然放了江蘇揚州府知府。他未曾做知府的前頭。雖然
是革職都老爺。見了督撫。一向是只作一箇揖的。如今做了知府。少不得要委屈他。也
要請安了。也該他官星透露。等到朝廷拿他重新起用他的。人也就圓和起來。見了人
一樣。你兄弟見了上司一樣。是大人卑職。不像從前的恃才傲物了。在揚州只做了
一年多。上頭又拿他調了江甯府首府。其時已在白芴縮白制軍手裏。白制軍因他是
科甲出身。一向又有文名。所以特把這開辦學堂之事。一齊交托於他。起初遇事。這康
太守還上去請示。後來制臺煩了。便道。這辦學堂一事。兄弟已全盤交付吾兄。吾兄看

着怎麼好。就怎麼辦。兄弟是決不掣你肘的。康太守見制憲如此將他倚重。自然是感激涕零。下來之後。却也着實費了一番心。擬了多少章程。一切蓋造房子。聘請教習之事。無不竭盡心力。也忙了一年有餘。方漸漸有點頭緒。每逢開辦一箇學堂。他必有一箇章程。隨着稟帖一同上來。制臺看了。總是批飭照辦。從來沒有駁過。就是外府州縣。有什麼學堂章程。或是請撥款項。制臺亦是一定批給首府詳核。首府說准就准。說駁就駁。制臺亦從來不贊一辭。因此這江南一省的學堂權柄。統通在這康太守一人手裏。後來制臺又爲他特地上了一箇摺子。拿他奏派了全省學務總辦一席。從此他的權柄更大。凡是外府州縣。要請教習。都得寫信同他商量。他說這人可用。人家方敢聘請。他說不好。決沒人敢來請教的。所以鈕逢之雖然自以爲西語精通。西文透澈。以爲這學堂教習一事。唾手可得。那知回家數月。到處求人。只因未曾走這康太守的門路。所以一直未就。至於官場上所用繙譯。什麼制臺衙門。洋務局。各處有各處熟手。輕易不換生人。自然比學堂教習。更覺爲難了。當時康太守這條門路。既被鈕逢之尋到。便千方百計。托人先引見了康太守的一位親戚。是一位候補道臺。做了引線。那候補道臺應允了。就同他說。你快寫一張官銜條子來。以便代爲呈遞。逢之回稱。自己身上并

沒有捐什麼功名。那道臺道：功名雖沒有，監生總該有一箇，就是寫箇假監生，亦不要緊。好在你謀的是西文教習，雖是監生，可以當得，不比中文教習。一定要進士舉人的。逢之聽了，只得拿紅紙條子，寫了監生鈕某人五箇小字，遞給了那位道臺。那道臺道：這就算完了麼？我聽說你老兄從前在山東官場上也着實歷練過，怎樣連這點規矩還不曉得？你既然謀他事情，怎麼名字底下連箇叩求憲恩賞派學堂西文教習，差使幾箇字都懶得寫麼？快快添上我倘若拿你的原條子遞給了他，包你一輩子不會成功的。逢之聽了他這番教訓，不禁臉上一紅，心上着實生氣，無奈爲餬口之計，只得權時忍耐，便依了那道臺的話，在名字底下又填了一十六字，寫到憲恩二字。那道臺又指點他，叫他比名字擡高兩格。逢之一一遵辦。那道臺甚是歡喜，次日便把條子遞給了首府康太守。此時康太守正是氣焰薰天，尋常的候補道都不在他眼裏。這位因爲是親戚，所以還時時見面。當下把名條收下。第二天那道臺又叫人帶信給逢之，叫他去稟見首府。逢之遵命去了一邊，未曾見着。第三天，只得又去。裏頭已傳出話來，叫他到高材學堂當差。過天到學堂裏再見罷。逢之見事已成，滿心歡喜，回家稟知母親，便搬了行李到學堂裏去住。康太守所管學堂，大大小小，不下十一二處，每箇學堂一箇